



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三日 出版 第六十七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立券新聞紙類

別矣南京

閻折梧

別矣南京！別矣南京！在漂泊的生活渡中，我們這班「波希米亞人」——南國社的同志，算是得到了一次萍水相逢熱情的把晤，這是多麼慶幸的事！而實現了我們來京的舊夢，得看到這古文化裝點的石城，獲到一班南京人士的溫和的殷勤的給予我們的厚誼和慰藉，更是使我們留戀而難捨！這是我們引爲最不快的事，現在，十日的遑遑而後，不得不和親親的故友道這一聲：別矣南京！

別矣南京！在這十日的流浪的生活中，多謝給予我們靈魂上得到無限的新的安慰！

承朋友們過分的讚美，說我們的來臨。把「死氣沉沉的首都」裝點了「生」意！但，在我們只感到我們的南京之行所給予人家的都是一些空虛的失望，沒有什麼「裝點」！而我們的享受，却彷彿「自然」更把這石城格外的「裝點」，呈獻到我們面前！看呀！那羽毛般的雪片，那

△本期目錄▽

- 別矣南京……………閻折梧
- 離別了這古典的都城……………薛
- 神經病的話……………張慧靈
- 憶別南國……………高潮
- 我的仇人一個是戰爭一個是貧窮……………乃公
- 古潭的聲音……………田漢
- 破鞋……………陳疑秋

民衆週報用是

淺近的文字 指示爲人進
生動的寫法 敘述熱鬧故事
新鮮的材料 編成小說歌曲

總發行所：南京大橋路中央大學區通俗教育館印
發行所：南京大橋路中央大學區通俗教育館印

南京中華書局印代印

南京圖書館藏

雄烈的寒風，那霏霏的細雨，彷彿給予我們奮鬥，掙扎的暗示。看呀，那鍾山披上了純素的雪氈，那秦淮結上了水晶的冰面，呼嘯的北風，偷過了窗櫺，送入我們的耳鼓，是多麼好的天籟！還有冷靜了的秦淮，給我們無限幽情底回憶，是多麼好的夢境！我們謝謝自然的恩典，在我們彩色的舞台生活中，襯映出這光明的美景！這使我們是多麼地值得留戀！然而，事實在逼着我們和這錦繡的都城分離，報道：別矣南京！

別矣南京！我們這次的來甯公演，在劇藝上不敢說有多大的貢獻，而承凝心熱望的觀衆，冒雪而來，深夜不倦，使我們獲到我們所不希望的同情！這使我們更是添上多少倍的希望，鼓起多少倍的勇氣！但，我們承人們的讚美，愈使我們發現了我們的錯誤！我們虛偽了！我們這次的公演，實在不是我們的戲劇運動的目的底表現！我們敢信我們太對不起民衆，這次的南國的戲劇，絲毫不會有和一般民衆接觸的機會！有人罵我們！因為票價賣的一元！不免太貴。——我們的戲劇這次少不得是偏處於一般知識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之前的確這種的責備我們絕對誠意地接受，不過也是現社會制度勢力支配下事實決定了我們！我們何嘗沒有深切一層的認識！只是時代在演進着罷了！我們敢承認今後第二次的來

貢獻於一切民衆之前，那時才是我們民衆戲劇運動的意義。一切熱望我們，責備我們的人們！我們這次對您們只有感謝，只有慚愧，只有抱歉！不過還請大家給我們更多的時期，有希望的只在將來！將來再見時，我們決不如此行的意義，我們當努力我們擴大的運動啊！有希望的將來！將來！可見現在，暫道一聲：別矣南京！

別矣南京！我們帶着希望而來，居

老僕說：

(湖上的悲劇)

我們戲的戲，我老頭子也不知道詩人究竟是幹麼的，但據說詩劇，絕對人都是窮人，他們袋子裏什麼都有、可就是沒無條有錢。

離別了這古典的都城

蘇

金陵，古典的金陵，現在我們又告別了！像做夢也似地過了十來天，我們再回到那繁囂的沉醉得像死一般的上海去了。在這兒我們欣賞了特爲我們下的大雪，和深綠得發醉令人感懷的秦淮。「王謝堂前

而今，一切的一切都已成爲過去，就是人們曾經流過不少眼淚的我們的臨時小劇場，也不再尋出一些兒痕跡了，時間是如何的把我們人類輕輕地送葬了啊！

別了，金陵，讓雪花掩護着你的面龐，任狂風刮着你的瘦腰，我們是終於去了，啊，再見罷！

四年以前，我曾留戀於你的懷抱裏，金陵啊，你現在要比從前蒼老得多了，那清涼山的枯草，鷓鴣寺的黃葉，更有台城的碎瓦，玄武的蘆葦，都一樣一樣的在我的目前消失了，幾年飄流後再來親你的面龐，我是多麼的歡欣，同時又是多麼的苦痛！然而現在我們仍然是訣別了，去罷！親愛的南京人士們，再見罷。

神經病的話

張慧靈

我們這次來南京公演，受着各方人士的擁護和同情，真使我们感激而又抱歉呢！

有一次，金陵大學的戲劇科長周先生來歡迎我們到他們學校內去開茶話會。茶點未到之前，由周先生，他們的導演陳大悲先生，我們的田先生，左明君和唐叔明女士先後演說了一篇客套。又由我們的攝影師田洪君攝了張全體照，才大家坐定了用起茶點來。一面吃着，一面談着，此中自有樂趣。後來由周先生介紹他們的諸位同志。再由田先生介紹我們幾個同志。他先說：這位張君是個神經病，因為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同學雖怎樣的欺弄他，他還是像弱者乞憐似的討人家的好的，他不是個弱者，他有能力可以反抗，但他不願反抗，這就是人家叫他神經病的所以然了，你們要十分的認識他的病，不妨在今晚他主演的顛覆裏面看出來，田先生又指着唐叔明女士說：「這位唐女士，我不知道她真的姓名，聽說她

不是廣東人、我不能知道她的底細，我只知道他是個有演戲天才的聰敏女孩子。你們要知道她的身世，不妨一觀她主演的蘇州夜話，多少可以給你們些明示，」田先生指着陳凝秋君說：「這位陳君，是個漂泊的詩人，他來去無歸，最愛流浪，他拋棄了家，拋棄了一切來南國享那共同的窮苦的，愉快的生活的幸福，你們要十分知道他的，不妨看看他的詩集，便知大概」田先生再介紹田洪君說：「這是我的兄弟，他是我們兄弟中最苦的一個，他小時學業，一無所成，現在却成了我們不可少的幫手了，因為他會佈置景物配燈光，開門幕布，還能攝影啊！」田先生介紹左明道：「這位左君，本不叫左明，我也不知道他是那裏人和有家無家，總之，南國社的同志，都是神祕的，」我等他介紹完了，我便站起來道：「周先生！我可以說幾句話嗎？」周先生連說：「可以，我們很歡迎，」於是我道：「剛才田先生說我是個神經病，我有些不服氣，因為南國豈只我一個

神經病嗎？根本南國便是個神經病的集團，我們的田先生，在他以前說的一大篇話裏面，可以看出他是個極對的神經病人了，其餘如唐女士陳君和左

憶別南國

高潮

南國社去了！我們這里寂寞得多了！一切都感覺得空虛，尤其是看見那舞臺，那劇場！究竟何以受了這麼深的印象，這麼深的刺激呢？自己也說不出！只有覺得那裝什麼像什麼的唐槐秋，莊嚴偉大的陳凝秋，富于情感的

君，竟在昨天一天內先後的無緣無故大哭起來，這就顯出我們也是有神經病的了，所以我們不單是同志，簡直是同病啊！

左明，活潑伶俐的唐叔明至今還是在我們眼前打轉！追想他們熱烈的情感，玩味他們的說話，還覺得餘音繞梁呢！

運動算成功了！南京的青年對於南國社去了！你們這次來

賣花的女郎說

我的仇人一個是戰爭，一個是貧窮；要不是戰爭，我們一家人怎麼會衝散，我的爸爸，怎樣會死。要不是貧窮，我媽怎樣會嫁人，他怎樣會死！

南國社去了！自你們去後，老天還是不晴，時雪時雨，一直沒有看見過太陽，你們在京那一種苦鬥的精神，真使我們更不能忘懷，睡在一間玻璃

，又深深地種在青年士女們的心裏，前途是多麼可欣幸的事呢！同時我相信春天到了之後，南國之花，要開遍首都了。

南國社去了！南國去後，社會上流行了不少的話，不是

于戲劇今後要大加革新了！他們對於佈景腳本都很信仰，南國社，所以南國社底種子

社會上流行了不少的話，不是

劇場上演劇的時候！有嘈雜的腳步聲、是多麼一件討人厭的事、這到南國社演劇、在劇場門口收票的人、便請求觀衆放輕腳步、無奈有許多入沒有那種習慣、老是嗶嗶的走、造

我的仇人

前幾天，上海南國社在本館演劇，他們所編的劇本；「不但表現出優美的藝術，并且有切合潮流的教育。其中以『蘇州夜話』一劇，爲最受一般人所欣賞。這劇的末節，不是那賣花女說：『我的仇人，一個是戰爭，一個是貧窮』麼？我想這兩個不但是賣花女的仇人；還是全中國的仇人吧！

民國元年到現在，差不多年年戰爭，處處戰爭。流離失所的，不知凡幾；聽了這二句痛心憤恨的話，那個不表同情呢？

不錯，「有仇不報非君子」。是中國的古訓，像這個弱質女子，尚且有這等志氣；難道我們大丈夫反沒有這樣勇敢麼？那末仇人在那裏呢？不是那

成嘈雜的空氣、使全場的都不安定、這又是一件使我老印在腦筋中的事、

○……○ 鴉片煙有害身
○刺鼻的……體、早已明令禁
○紙煙氣……吸、紙煙害人、不

誠鴉片、自然不能例外、可是對於禁吸紙煙、尙未辦到、不過要吸紙煙的人、也得要知趣一點、在私人住室、抽一兩隻還可以、若在廣座中大可不必，尤其是在人數衆多狹小的場

子，一定可以把這二個仇人打倒的！

一個是戰爭一個是貧窮

乃公

古潭的聲音

田漢

地點：

巖上一精室內

背景：

富麗而陰森之臥室。

臥榻上鋪金亂攤，錦帳低垂，榻前有高跟女履，日斜未起想見女主人之嬌懶

。其他寫字台，書櫥，鋼琴，沙發，衣架，大理石

彫像，古畫。并可想見此室主人之趣味性。

左手爲由樓下上來之梯門，正面繡幕微開可見

下臨深澗的露台(Balcony)。

。台上有椅爲女主人時

夢梅說：（湖上的悲劇）

『我平常看見湖辦的高房子，以爲住在這中間的應該都是神仙一般的、原來都是他們兒女的牢房』

劉老畫師：（蘇州夜話）

『美的東西的運命總是破壞，可是人不能因爲他底結果要破壞的、就不去創造他、不斷的破壞、不斷的創造，這才是我們的態度』

所裏、不能吸煙、這次南國社劇場上、偏偏吸煙的人很多、把全場空氣弄得污濁、引起不少的咳嗽、實在是不知趣、這也是使我永不會忘的一種印象

常坐眺之所。惟此時坐椅傾側，拋有書物，似又表示此中大可玩索也。

幕啓時舉室死靜，惟榻上嬌臥者似微有鼾聲可聞。蓋在死靜中人不能不像是想以自破其岑寂也。已而開樓梯上初運

重而後輕悄的腳步聲。

詩人提一大皮篋策杖登場

。三十許人而鬚髮蓬然，深眉下目光爛爛，似歷世有得。

但又好作遠視似在隨時追逐着一種幻影。

他一進門便以指抵嘴輕呼

『美瑛』！但見伊嬌臥未起，未便驚動，因置其杖坐沙發

上四顧室中，露得意的微笑。

見書櫥大開，桌上亂堆金

錢。

。

。

。

。

。

。

。

詩人

春圖書。隨取數冊檢視。

這孩子居然看起書來了，並且看起這樣書來了。這於她有益。(望望榻上)看他這時還不起來，不定是晚上看書看得很晚不睡。……(得意)啊，我勝利了，成功了，我畢竟把她由塵世的誘惑裏救出來了，給一個肉的迷醉的人以靈魂的醒覺了！……不過也不可讓他太用功了，太用功要生病的。(望榻上輕呼)美瑛！美瑛！你看，這孩子睡得好熟，在這樣孤寂得可怕的高樓上虧得她睡得這麼恬靜一個惡夢也不做呢。守樓的老頭子說她到這裏三個月不曾下過樓，她倒真是個勇於改過的孩子……(見高跟絲履取一雙來把玩)你看她還穿着這雙鞋！……這要算他過去的歡樂生活底唯一的紀念了。(舉起絲履，陶醉地回憶與贊美)啊，鞋！和踏在你上面的腳和腿，你他是怎樣的一朵罪惡的花啊！怎樣把人引誘向美的地獄裏去啊！我若不是這個樓的主人我也早做了你的奴隸了。可是現在……你不過是我的奴隸。(說着把牠向地毯上一摔。恐驚臥者。急拾起置原處)美瑛！美瑛！美瑛！你這孩子別這樣刁皮了。誰不

知道這是你的老脾氣，裝雙扮啞的，醒了裝做沒有醒？記得去年我看了你的跳氣之後送那首長詩給你的時候不？我分明看見你在帳子後面張我，却假裝沒有醒來呢，你這小混蛋！快起來你看太陽快要對對面山上的孤塔燒焦了，我祇教你到這個樓上來

母子哭別

(顫慄)

母親：外邊不是那麼黑暗麼？明天再走吧；兒子：外邊雖然黑暗、比家庭光明的多了；

靜心讀書，誰教你專來睡早覺呢？起來，起來，要不然，我要來掀被窩了……、打開皮篋)你快起來看

，買了許多你愛的東西來了。(一一指示)這是現在最流行的圍巾，這是上衣，這是綢裙子，這是現在最時行的鞋子，你穿不剛合式嗎？還有你看，這是珠子，這是帽子，這是絲襪子，這是香水，這是Orchid；你看，你所要的都替你買來了，甚至跳舞衣服都替你買了一身，雖然你這裏用不着。這是新出版的樂譜，裏面含有這幾個月的天才作的曲子。快起來彈彈。你要知道，我是何等注意你的精神生活的。內的快樂雖不可求，但是我并不想悶壞我的黃鶯，教她唱，枯壞我的蘭花兒教她不香。快些起來開開這種香水罷。這是我的朋友替我選買的。他是個研究香水的化學師，他的鼻子能分辨得出五六十種不同的香味，這是他最推薦的一種，據他

說常常開着這種香水可以引起我們一種神聖的陶醉，你來試試罷，起來呀，美瑛！美瑛！你這個懶婆娘，再不起來，我可真要揭你的被窩了。美瑛！美瑛！……我知道你是生了氣罷。我這們久不同，讓你一個人獨住在這樣深的山裏，這樣高的樓上，這責任是我的不是。不過你要知道，詩人是不能靠他的詩換錢的，至少在中國是這樣。最初兩個月我想用詩人的資格去賺錢，結果祇好挨餓，後來我索性忘掉我是詩人，這纔財運亨通，替你買了這許多東西來了。這在你或者還不滿意，不過在一個詩人，這已經是不容易的了。不，(闔了篋)我知道你生氣的緣故了。勇於改過的你，現在祇向精神方面邁進，對於這種骷髏上的紅粉似的虛偽的流行品，早已經用不着了罷。我自己要你從虛偽的歡樂裏逃出來，現在却依舊用虛偽的歡樂來詭媚你，這是何等的矛盾啊！該死，該死，我為什麼不買些書

來送你呢？爲什麼不把些詩人所能得到的僅少的東西奉獻你呢？……啊，美瑛！美瑛！我知道羞恥了，你恕了我罷。你別生氣罷，美瑛，我誠懇地向你請罪。我這三個月的迷惘，也就爲起於愛你的一念，愛是不會錯的。可是愛人家的法子，多麼容易錯啊。……美瑛……美瑛，你恕了我罷。我的心永久是你的。（說着略掀開帳子），美瑛，我這三個月中間是多麼思念你啊。我有時夢見回來了同你在露台上談話，有時想起你一人在家枯寂，恨不得立刻回來，有時想起你現在正在用功讀書，我祇想如何多買些東西回來使你歡喜。可是現在我可以和你談話了，可以慰你的枯寂了，可以使你歡喜了，你怎麼老不說話呢？美瑛！……你這小壞蛋，我真要揪你的被窩了。（猛力一掀空無所有）啊呀！美瑛，美瑛到那裏去了？……（滿室尋找，掀開通露台幕。但見桌椅倒翻，書本在地，斜枝弄影，怪鳥悲鳴）美瑛！美瑛！（尋思）樓下沒有，……：牀上沒有，……：露台上沒有，……：我的美瑛難道上了天嗎？啊，這本書一定是美瑛看的。（翻開忽見書感數行，）啊，……（取進，開燃桌燈念之

古潭！

露台下的古潭

深深不可測的古潭！

倒映着樹影的古潭！

沉澱着月光的古潭！

落葉兒飄浮的古潭！

奇花舞動着的古潭！

古潭啊，你藏着 I 恐懼的一切！

古潭啊，你藏着 I 想慕的一切！



首都閩人的冬天

古潭啊，你是我的母胎，
古潭啊，你是我的墳墓，
古潭啊，我吻着你的時候，
你會發出一種什麼聲音？
啊，我知道了，美瑛，美瑛……（急出至露台，但聞其聲）
美瑛，美瑛！我把你從塵世的歡樂裏救出來，你又給古潭
誘惑了嗎？古潭啊，我的敵人啊，我從許多人手裏把她奪出
來，却一旦給你奪去了嗎？萬惡的古潭啊，我要對你復仇了
，我要聽我搥碎你的時候你會發出一種什麼聲音……
已而祇聽得撲通一聲。
這大約是古潭被他搥碎的聲音。

赴無錫前半夜於日曜里四十一號



南國社之女演員

鞋呵，你破，

却破在海上的

道旁。

你同我走過荒

涼的墓地，

你同我，涉過

萬里的重洋，

我破了的鞋呵

！鞋呵，你破

了？

(一)

鞋呵，你破了

？鞋呵，你破

了！

破鞋

(詩)

陳凝秋

鞋呵，你破了？鞋呵，你破了？

？

你爲何不穿在富人的腳上，

你爲何不登在豪華的庭堂？

你爲何跟着這窮，窮得要命的人到處流浪？

？

鞋呵，你破了？你破了，我是

如何的悲傷！

然而鞋呵，你畢竟破了！

你破了，誰還伴我流浪！

你破了，誰爲我記載生命痛創

？

鞋呵，我買你是從遠遠的哈埠

你記否，我傷心地徜徉在湖邊

你吻着湖邊的鞭泥？

你記否，我被捕了，你同我睡

在冷酷的監獄？

我破了的鞋呵！鞋呵，你破了

？

，去年樹葉黃，你還安閑的踏

在我的腳底，

爲什麼今年樹葉黃呵，你却破

爛得只樣可憐？

我的鞋呵，你破了？鞋呵，你

破了？

你破了，我絕不像富人那樣卑

夷的把你丟棄。

我保存你，保在我生命的印跡

，

我不丟棄你，我們好一塊兒滾

進拉拔箱去！

定價

全年五十二期預定

郵費大洋半元國外

加倍半年減半本京

零售每份銅子兩枚